宋史

百二三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史四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鄰幾（何承裕附）

鄭起（郭昱 馬應附）　和峴（弟蒙附）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

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録無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鄠杜間嘗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竇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

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
中閭丘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
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贄文有襲衣
之賜及即位擢為左拾遺權知兖州歲餘召還泰山
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
意預脩太祖實録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
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
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于
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
同知貢舉俄充史館脩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

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既衆群議譁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拜白求爲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爲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

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盂舉人
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爾張去
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
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求
日苦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衞尉
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脩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
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秘書監真宗即位改吏
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獻擬陸贄牓子集上察其
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
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馮拯陳堯叟入掌機

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宏博屬文敏贍然辭意放蕩少法度在内署久頗厭番直草辭疎略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内殿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録其孫懿孫爲將作監主簿

孝孫試秘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諢
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藐世稱其雍睦聚書數
萬卷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
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纘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
極意稱奬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
彭年舉進士輕俊喜嘲謗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
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
會有司謚白為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
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
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温廷州馬步軍都校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為相引為秘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辯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騖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

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構難内則管蔡流言疐尾
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
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遑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
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
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
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
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
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
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

為武之宗覬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備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
列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乏通賢
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
袖之小疵忘袛表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
樂毅廉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葅醢而受誅
白起則錫劒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
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
楚國周勃稱重有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
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

後期而自刭賣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
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遣奠之儀其餘
諸葛亮之傳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閏位之君
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將
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況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
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祠庭吹毛求
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惑竊議交
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
時況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略講求兵法締構武

祠盖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感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跡廷議其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爲右拾遺會脩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

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遽為酷罰將杖

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
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蘇
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飲戲為務州有伶官錢
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瞉具自隨郡
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賛善大夫仍分
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
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
為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
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兼史館脩撰會太
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面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

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似建議復置左右史之
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
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
望依舊中書脩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
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
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録仍令郎與
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别爲起居注每月先進
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
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考課京
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爲民周翰被譴尤多所

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
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能悉
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
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無用若
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
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上作
一錢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
請於益州置榷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
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徽之時為左庶子
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即

位末行慶首擢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
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脩
屬籍唐末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刱意為之
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
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
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
之錄其子忠寶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儁
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
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渼陂唐天復末徙家

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蕘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徙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目昂為小萬卷昂嘗間行經廬陵道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

録事參軍嘗讀陶潜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維
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
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畚畬將使同方姬
孔抗跡孫蘧精騖廣漠心游大虛傲朝曦兮南榮遡
夕飈兮北跣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含頴懷粹凝
和習懿器脩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渫兮泉
驪珠潜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
悲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
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
嗟響蛩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謡頓在

首而為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顧在足而為馬何坎險之羅惟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踵於浮丘顧在服而為袂傳繒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涅寧拭面而道窮顧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戚白首以見招顧在地而為簟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顧在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器華謫性以歸淳顧在握而為劍毋輔袵而保裾殊鉛鍩之効用比硎刃而有餘顧在橐而為矢羨箬羽之斯金疇懋勲而錫晉射窮壘而衄燕顧在體而為裘託針縷以

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顧在軒而為堂
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
顧兮寔繄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發為文兮
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芷始無言兮植杖
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覿物兮解頤雲無心兮
遐舉蘿倚榦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況玄黃之易絲
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蓽兮差
樂鳩飛棧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踈籟兮邀歡
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

賦兮琅玕周旋兮有則從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
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名語且以文爲
贊昉深所嗟賞歷宣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
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
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爲妖者置不
問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
嘗作隋河辭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
所以亡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
今日之利哉嘗聚淮水流屍三千爲壕瘞之有戍卒
謀亂昂誅其首惡凡支黨之詿誤者悉貫之就遷監

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秘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既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

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侯
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
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
購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
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恊以純謹著稱仕至
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恊亦告老歸兄
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踈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東西致政坊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
釋氏書晚歲自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
謚曰正裕先生詔加賻贈録其孫适出身昂好學純

厚有清節澹於榮利為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內
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
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
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彝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
部員外郎

趙鄰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為農鄰幾少好學
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
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
事太平興國初召為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
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鄰

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隣幾體貌尫弱如不勝衣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録孜孜訪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為恨至淳化中叅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實録事隣幾一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邉沒焉其家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

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鯫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幷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兖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

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為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游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黄金往依焉遂削髮為侍者久之知其誑燿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

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
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
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
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絶前導而過太祖
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為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
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
傲多所詆訐數為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
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
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
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

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鎮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誘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呌軍中皆驚翌日美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儆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顔

贊董淳劉從義善爲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爲詩張之
翰善牋啓贊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爲工部員外
郎直史館奉詔撰孟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續長安
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
國公峴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
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
三美七歲以門蔭爲左千牛備身還著作佐郎漢乾
祐初加朝散階十六登朝爲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
太常丞建隆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乘輿進

退閑雅太祖謂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即以峴門閥對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于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于別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祔別廟亦宜共殿別室孝明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

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爟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庭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

有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即令樂工調品以
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
于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
曹歷夔晋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
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兖州改京東轉運
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
貨販易規利初為判官鄭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
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為
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
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

字四百个

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
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
卒年五十六弟嵘
嵘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
一歷輙不忘試令詠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
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
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
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
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爲詳覆官
遷光禄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

寃枉等事著為疑獄集㠓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為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第三牓碑以獻上甚稱獎命直史館淳化初㠓又撰七牓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㠓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相而㠓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㠓宰相子勤

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㠓者不可多得也遂以
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
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
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
疾狀弁恤其孫賵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
評事次子璥補太廟齋郎㠓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
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
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
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
近臣曰㠓眸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

也其命遂寢嵘弟峋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戸部司勲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隷議者以掌誥許之然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栝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九　宋史四百四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栁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皥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皥

三百五十字

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頫門下生也頫以頫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頫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頫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頫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頫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頫子耶頫在大名幕中

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頔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頔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鄉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頔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鄉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彥鄉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忸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頔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鼒舉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

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賛善大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

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貞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求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鄰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

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弟愉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祕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

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為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涖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忌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

之天禧三年録其子大年試秘書省校書郎準從弟
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别
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
頴異有膽勇周顯德末侍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
中有盗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三亟取劒逐之盗
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
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
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
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

字四百个

節所交皆一時豪儁範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為
柳範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
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
治獄稱職遷本州録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
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
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
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争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開
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米信戰
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
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

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僕取于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開為崇儀使知寧邊軍從全州全西延洞有

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刼民口糧畜開為作衣帶
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
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
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
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
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
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
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
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為
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

時調民輦送趣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産業轉運使
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
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
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
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
二州眞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
家刱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
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
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
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

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

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
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
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
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
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
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
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
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
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
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

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賛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减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

諭各使改更廢享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
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
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睿悟
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
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
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
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
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
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
卒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為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奕棋

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遣之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並進士第灝秘書丞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為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

動促然跂慄然駭愕然眙怳若駕春雲而軼霓浩若
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
憒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蹌若將馳耳不及掩
目不暇逃情悸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
此不敢以賦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
望大澤有雲崪兮興欻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
是凟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于巖之際霞為裾雲為
袂氷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
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
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

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為江兮遠則為河積則為瀦兮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玄神之都瞜瞜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踦之不

畢作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邊澎澎濞濞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實溟海之郛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濩落浩浩滔天與物廻薄滅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陻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巽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為坎本乎羲

皇外婉而固内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静處
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
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
物鴻洞爍為隆暑著澤之作傾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
若吐靈趨怪覩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
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
肅肅翛翛群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
行若止巽宮離離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供雲四
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
湊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

然而華氣然而榮洚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
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
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
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
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
而邅或曳裾而圓或禿而跂或角而蜿或呑而呀或
呿而牙或心以之蟠或目以之蝦或脩臂而立或橫
鶩而疾或髮於首或鬚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
彪玢玢若大匱之含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

矣至矣邈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二根六況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鞚鯉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齒疑⿰齒疑而遊會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爲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歘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

在微怙之者危若漢廢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覩其知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玄盂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誡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

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
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子紓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
祖袞唐末為諫官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
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
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其曰不然道者
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
物不可致詰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
為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
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

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學校竇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郯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

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纅藉玉帛然後為禮筍虡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徼未可以觀妙人多重之登第為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伏覩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

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讜議陛下憂莪勞神屬精求
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
有所以散玄黃之協氣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
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
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
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
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
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
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
未弭以賦調筦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

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敝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命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

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榷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況此郤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況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不爲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刱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況三司之名

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三司內院郎尚書省比部元為內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逮及九寺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

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為開封
府司録太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
兄賁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
年處約復登第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
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
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為
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
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
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真定未朞重榮舉兵敗

乳毋抱逃水竇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為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輙為誦讀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慱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槖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郤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

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儀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

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
絜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為
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
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
熙幼頴悟及長博貫群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
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
辟為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舉進
士雍熙初携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于
朝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

代還寇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煕
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
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
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宗言趙鄰幾追補唐實錄鄰
幾卒家睢陽即命煕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煕嘗
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將被進用煕與劉昌言
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言因以語洎洎疑煕
交構訴之煕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
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煕乃
與梁顥趙況趙安仁同表請復煕舊職不報尋通判

杭州政多專違爲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偲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二百　宋史四百四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敕修

文苑三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中天府禮

部奏名皆爲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爲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眞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之善伯鯀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

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

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録
冊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
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奥國家之急務故周
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
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
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
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
可知九州輪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
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
五十六淑性純静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

食里閈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録三卷祕閣閑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之卒年七十

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廷樞爲王審知從事甚被親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禄卿夷簡少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爲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襲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鎭南陽加夷簡倉部員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爲考功員外郎累遷都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

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光禄少卿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目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爲不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眞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内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絶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甞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

以錢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爲慊既而夷簡又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于怨詛復言所未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眞宗甚鄙之且不欲其歌詩流布于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爲人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稹文甚奇之爲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

第調補眞定東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
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韓
柳爲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選懦炎勁急反相厚
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從伊闕連知華容公安
二縣卒年三十四有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踈
儁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
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
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

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鈐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

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悦所作悦與齊丘誣鉉錯
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户掾錯貶爲烏江尉俄復舊官時
景命内臣車延規傅宏營屯田於常楚州處事苛細人不
堪命致盜賊群起命鉉乘傳廵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
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不
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徙鉉饒州俄召爲太
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
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左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
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
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旣行欲止令贇勿

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
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
社稷爲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
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
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
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
率更令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
原軍中書詔塡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
加給事中八年出爲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
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事道安坐不實抵罪鉉亦貶靜難

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藝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

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籒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隷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䟽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籒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隷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籒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

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氷篆迹殊絶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陽氷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有

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模鳥迹而文字之

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隷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爲隷字隷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歳凡善書者皆草隷焉又隷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茍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

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為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鍇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鍇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詁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為之篆鏤板以行于

世鍇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鍇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爲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録多出於其客蒯亮鍇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毋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爲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録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州録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

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爲高麗加恩使還遷左賛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説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録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吴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熈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眞宗

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吉嘗爲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刻石經罕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符離主簿梁州録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祕書丞

出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致堯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眞宗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爲涇原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選致堯爲判官仍遷户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其罪黜爲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

泰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
冒請一月奉降掌昇州榷酤轉戶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
六致堯頗好纂録所著有仙梟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
十卷清邊前要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一十五
篇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第
刁衎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衎用
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
李煜嗣位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宋太祖
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
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

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衍上諫刑書請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于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敎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

有犯刼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
於刑憲逼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
化亦望減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
必臻上瑞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
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守除
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
會考校百官殿最衍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改虞部員
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加奬徙知廬州眞宗即位遷
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畜也治
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至人

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秉地而總
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燾
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慘舒而被物所以
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以害世
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
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
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毀而來譽遵唐虞之治斥辛
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

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荅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

代還獻所著本説十卷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駕部員外郎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檢討衎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册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眞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

衎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禄位善談笑喜

囂
綦弈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登進士第
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郎渭太常博士湛子繹約天聖
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
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宣昇三州
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
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至道初遷太常丞充
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
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莅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
煩擾然狡胥之輩非其所便俟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

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曆受代日録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入淮西城中積水壞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于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篤舊奭頗尚氣辥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摭鉉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贛石舟行其中

湍險萬狀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
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
三鉉文辭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
書亦辭映所掎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以自隨有
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
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
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祖
稠梁商州刺史避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臣左
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洛陽聚

學以自給携文遊京師爲王祐所延譽館于石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岳州録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權易院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

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
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
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
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
郎中建中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
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褒汴水發願文
就致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
尤工多構新體草隷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
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奨
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並進

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陜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
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勳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
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令歸宋至
宛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爲詩未冠録所著十卷爲齠年
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寘高等解褐
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
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
伏閤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意狂率太宗怒時沆坐呂
蒙正親黨已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

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
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
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
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卒謀竊發著湛偵知亟斬之再
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
復直史館是秋命與閤門祗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
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
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
閤門祗候程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
遂詔營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辯有材幹凡五使

西北議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花
詩不移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
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鞫得懿款云咸平二年
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爲道地
署紙許銀七鋌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爲五鋌惠泰素識王
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甯文德僕夫徐興納署紙于欽
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左臂并口傳許賂之
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五場睿復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
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即與既而懿預奏名授官未行丁内
艱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罵德方者責下縣市獲

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白請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績還鄉行服託為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于家而惠奏未嘗受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州毋賓古就太常寺別鞫懿易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餽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知誰何廼以為湛納其銀湛適使陜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竄文德徐與悉遁去欽若近參機

務門下僕使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畢時未有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贓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没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

如親屬幼穉者在所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
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外
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杲署連州
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
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
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旨
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
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巵言日出賦觀其
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腭眙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

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寔素遊京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爲
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徙
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濵州一日契
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略環聚而
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
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穪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
文曰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
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
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
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

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騂飲泉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鶱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茀方著幹宜秉旋膺嶢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圉人負紲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檛而受絏牧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蹴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駙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駔儈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亂雲欄弄影星河或踶而齧

或鶪而吪原蠶中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閟之
于內殿養之于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邊塵入我
河湣羽書宵飛龍駁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
琱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
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嚄唶之無勇反還延而避敵氷霜
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
委天骨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
何誤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
知帝之仁嗚呼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
河中府徙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

德中使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軺録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温麗屢奏賦頌爲名輩所稱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厲從祀譙亳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翰歲奏塡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録其子綸爲太常寺奉禮郎振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主簿換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點崇陽令移鹿邑咸平

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初内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
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大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
路振並爲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
博士祀汾陰是歲眞宗以兩省官絶少故因覃慶選補之
命爲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澹清素於勢
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殿墀上常退居樞間慮上之
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
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箋云世之言
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
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晛以樂器配諸節

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

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
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
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
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
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
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
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絃泛之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
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爲
一自中而左泛之有三焉又右泛之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
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

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鍾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晝盡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

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無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為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為右正言復亦責為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

户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賚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賔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導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導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

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贄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通判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册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爲勤職眞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爲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勳貴家以銘誌爲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越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有醒日亦用是遘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 無子母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

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眞宗憫之及冊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故事中書章表皆舍人爲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竦宋綬泊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列傳卷第二百

列傳卷第二百一　宋史四百四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四

穆脩　石延年附劉潛　蘇舜欽

尹源　黄亢　黄鑑　楊蟠

顔太初　郭忠恕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眞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中道亡至京

師叩登聞鼓訴寃不報居貶所歲餘遇赦得釋迎母居京師閒出遊匄以給養父之補潁州文學參軍從蔡州明道中卒脩性剛介好論斥時病詆誚權貴人欲與交結往往拒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爲壽且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㑹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脩且將用爲學官脩終不往見母死自負櫬以葬日誦孝經喪記不飯浮屠爲佛事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天下學者靡然從之脩於是時獨以古文

穪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脩雖窮死然一時士大夫稱能
文者必曰穆參軍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誌
等數十首集爲三卷
石延年字曼卿先世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
南走家于宋城延年爲人跌宕任氣節讀書通大略爲文
勁健於詩最工而善書累舉進士不中眞宗録三舉進士
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乃
擇禄耶延年不得已就命後以右班殿直改太常寺太祝
知金鄉縣有治名用薦者通判乾寧軍從永靜軍爲大理
評事館閣校勘歷光禄大理寺丞上書章獻太后請還政

天子太后崩范諷欲引延年延年力止之後諷敗延年坐與諷善落職通判海州久之爲祕閣校理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鄉兵凡得十數萬時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嘗請募人使唃廝囉及回鶻舉兵攻元昊帝嘉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恠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

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
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攖以世務然與人
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初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同使河
東及卒遵路言於朝廷特官其一子
劉潛字仲方曹州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
士起家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
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絶其妻復撫潛大
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同時以文學稱
京東者齊州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
乾寧主簿卒有東皋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臨江軍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槩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安宿二州遷太子中允直史館仁宗即位進太常丞同判禮院歷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爲京東轉運使時提舉捉賊劉舜卿善捕盜號劉鐵彈恃功爲不法前後畏其凶悍莫敢治貫至發之廢爲民徙江東改知洪州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坐前使江東不察所部吏受賕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紿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父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

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史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遷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會營建獻懿二皇太后陵未及試而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

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榮陽縣尉王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

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秉夏之氣發泄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掇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宫及其畢功海内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

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于內百姓勞于下內耗
下勞何以爲國況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
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
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
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
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
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於
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
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
館大不及此宮彼尙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

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别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宫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内省而追華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

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

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
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
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
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
耄疎賤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
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
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
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
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
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

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

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以世受君禄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横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抃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

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壅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覩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

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閒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求圖則天下幸甚其三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

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

竊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為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

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
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
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絶親交舜欽報書曰蒙
闢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
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
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
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
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
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
快來者往往鉤賾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

閉户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覊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追持國者必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饑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顔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寛無終日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

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

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彊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時知滄州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爲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輙呼萬歲渙斬之不爲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也渙遂獲免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

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乆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
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
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
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
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
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

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茲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辨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

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巳然迹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叙兵曰唐杜牧當會昌中河朔用兵嘗爲文數篇上論歷代軍事利害繼以本朝制兵用將之得失下參以當時事機牧儒者位不顯其術未嘗試然識者謂牧知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今觀牧所著大要究

極當世之務不專狃古法使時君可行而易爲功此其善
也今兵之利鈍所以與唐世異者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
自募兵訓練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
潞之叛以至四征夷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
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
患前世藩鎮之彊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
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
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愚謂此可以施於無事時鎮中
國服豪傑心苟戎夷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
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夫外兵所習尚皆

疆埸戰鬬勞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内兵居京都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内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内兵爲聲勢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士

後害也餘文多不録趙元昊冦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黃亢字清臣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頴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諷士人爭傳之亢

為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記為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為十二卷號東溪集

黄鑑字唐卿與充同鄉里少敏慧過人舉進士補桂陽監判官為國子監直講同郡楊億尤善其文詞延置門下由是知名累遷太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嘗詔館閣官後苑賞花而鑑特預召國史成擢直集賢院以母老出通判蘇州卒

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為密和二州推官歐陽脩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通判州事與軾倡酬居多平生為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顏太初字醇之徐州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亳州衛眞令黎德潤爲吏誣構死獄中太初以詩發其寃覽者壯之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齊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中進士後爲莒縣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父之補閬中主簿時

訑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太初上其嘗所為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為此嘲譏之辭遂報改臨晉主簿前此有太常博士宋武通判同州與守爭事恚死守憾之捃摭其子以罪發狂亦死父子寓骨僧舍時守方貴顯無敢為直寃太初因事至同州葬武父子蘇舜欽表其事于墓左後移應天府户曹參軍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鼂繹兩山之間號鼂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子復嘉祐中本郡敦遣至京師召試舍人院為奉議郎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

第尤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
順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周易博士建隆初
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
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户參軍乘醉毆從事范滌
擅離貶所削籍配隸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
雍京洛間縱酒跰𨁝逢人無貴賤輒呼苗有佳山水即淹
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
冬鑿河氷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所圖屋
室重復之狀頗極精妙多游王侯公卿家或待以美醖豫
張紈素倚於壁乘興即畫之茍意不欲而固請之必怒而

去得者藏以為寶太宗即位聞其名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館於太學令刋定歷代字書忠恕性無檢局放縱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減死決杖流登州時太平興國二年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槀葬於道側後累月故人取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今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列傳卷第二百一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２３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６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７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５５１１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ｇｔａｇ＝＆ｓｗ＝％Ｂ０％Ｄ９％Ｆ１％Ｃ４％Ｂ１％ＢＥ％Ｂ６％ＦＥ％ＣＡ％ＡＥ％ＣＢ％Ｃ４％ＣＡ％Ｂ７＋＋％ＣＢ％ＣＥ％ＣＡ％Ｂ７＋＋１２３＆ｙｅａｒ＝＆ｓｅｃｔｙｅａｒ＝＆ｓｅｂ＝０＆ｐｉｄ＝０＆ｓｈｏｗｃ＝０＆ｆｅｎｌｅｉＩＤ＝＆Ｐａｇｅｓ＝１＆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１